



幸蜀記

宋居白

僖宗聰睿強記好馳騁諸色博弄無不周徧季年寵
內園小兒張浪狗好歌能舞纔十六七能數般馬伎
忽一日浪狗曰臣無馬乘僖宗乃密與銀一百兩令
自買之其時聖駕自岐陽回長安少有好馬浪狗於
諸尋求雲陽縣買得一疋浪狗本在宣徽南院安下
僖宗日日獨行浪狗院中間買的馬自潛行看之此
馬又未曾騎習僖宗巡繞馬左右謂浪狗曰好馬好

馬稱數徧其馬忽爾騰躍右足踏僖宗左脇便倒不醒浪狗驚惶將數銀孟子尿灌僖宗口良久方蘇歸稱氣疾詔醫二十餘人候脉用藥皆言是膀胱之氣並無瘳效其照痛轉劇卧十二日崩本因馬踏也四月唐遣容省使嚴未聃入蜀軍以窺實虛其笏記略曰伏自朱温肆逆運屬昭宗三年痛別於西秦一旦迥遷於東治誅殘南北焚燹宮閣雖列藩悉是唐臣無一處不從僞命由是大唐中興皇帝念高宗太祖之業倏爾隳張憤朱温崔胤之徒同謀篡殺遂乃神幾迥發心鼎獨然竭滄波而誓戮鯨鯢芟林莽而決除虎兕十年對壘萬陣交鋒慮久困於生靈乃選練其死士過汝水搏王彥章於馬前旋夷關斬朱正於樓上劒霜未匣槍雪猶彈段凝領八萬雄師倒戈伏死趙岳知一人應運引頸待誅遂使賊將歸心謀夫拱手取乾坤只勞八日救塗炭遂定四維此詞亦頗壯烈也

成康元年正月朔受朝賀大赦改元三月衍明永陵自爲夾巾民庶皆効之還宴怡神亭嬪妃妾妓皆衣

道服蓮花冠鬢髻爲樂夾臉連額渥以朱粉日醉妝
國人皆効之

四月朔衍會群臣舉觴不飲容色不悅特進顧在珣
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陛下臨軒不樂臣願
請罪衍曰北有後唐南有蠻詔朕旣不能吊伐彼有
不爲臣子此所憂爾在珣曰朝廷有十臣在陛下何
憂退而令太子洗馬林宰者著十在文以進曰有口
□□者興土木於禁中選驍雄於手下爰持斧鉞出
鎮藩籬飾宮殿於選方命鸞輿而遠幸爲釁之端爲

濁之原有王承林者摧挫英雄吹揚佞媚全無才智
謬處腹心斷性命於戲玩之間戮仇讎於樞機之下
有功勞而皆棄非賄賂而不行有宋光嗣者受先皇
之付囑爲大國之棟梁旣不輸忠又不知退恣一門
之奢侈任數力之驕矜徒爲貪饕之人實非社稷之
器有王宗弼者謬陟烟霄殊非譽謬興亂本則逞章
程之妙恣姦謀則事頰舌之能必召傾亡尚居左右
有韓昭者性懷慘毒又恣貪殘焚焚軍營要寬私第
不顧喧騰於衆口惟思自任於心懷有歐陽晃者酷

毒害民市刑聚貨叨爲郡守實負天恩瘡病已徧於
陽安蒙蔽半由於內密有田魯儔者爲君王之元舅
受保傅之尊官但務奢華不思輔弼第宅迥同於上
苑珍珠未滿於貪心有徐延瓊者出爲留守入掌樞
機無諤諤以佐君但唯唯而徇旨有景潤澄者披求
女色取悅宸襟常叩不次之恩每冒無厭之寵敷對
唯誇於便捷佐時不識於經綸素非忠勤實爲忝竊
有嚴凝月者唱亡國之音銜超時之俊每爲巫覡以
翫聖明致君爲桀紂之年使上乏唐虞之化任臣如
此社稷何安衍覽之大笑賜在珣綵五百段加開封
府在珣以綵之半遺宰宰字仲緘西江人博通經史
除溫江主簿遷太子洗馬落托不羈文多譏刺執政
惡之故不得用而卒

四月遊浣花龍舟綵舫十里綿亘自浣花潭至萬里
橋遊人士女珠翠夾岸日正午暴風起須臾電雷冥
晦有白魚自江心躍起變爲蛟形騰空而起是日溺
者數千人衍俱卽時還宮

重陽宴群臣於宣華苑夜分未罷衍自唱柳宗元詩

日梁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何須思想千
年事誰見楊花入漢宮待臣宋光溥咏韓曾詩曰吳
王自恃秉雄才貪向姑蘇醉綠醅不覺錢塘江上月
一宵西送越兵來衍聞之不樂於是宴罷
七月天富倉奏米中生蟲如小蜂尾後垂如米粒曳
之而行

十月彗星見長丈餘在井婁之次司天言恐國家有
大災宜修德以禳之詔於玉局北置道場以各天變
右補闕張雲上疏言此是百姓怨氣上徹於天成此

彗星彗者除舊布新之義此乃亡國之兆豈祈禳之
可免衍怒流於秦州雲唐安人立朝嘗誇自比朱雲
權倖多嫉之宣徽使景潤澄嘗謂曰昔朱雲請斬馬
劍以腰斬張禹今上方只有殺鷄刀卿欲用乎雲曰
鷄刀雖小亦可斬群狗潤澄憾之至是奏雲謗國遂
有黎州之貶雲多病行至臨邛卒

六年正月禁民戴危帽其製狹中銳首拂之卽墜
九月唐莊宗遣李稠來通好市珠玩錦綉衍不許以
爲落草莊宗怒曰衍豈免落草乎

韓昭字德華長安人衍北巡以爲文思殿學士京城
出守判官多嘲謔云韓公凡事如僧剃髮無有寸長
昭以便佞恩傾一時出入宮掖太妃愛其美風姿而
專有雙陽之寵唐兵入蜀王宗弼與之有隙先捕而
殺之梟首金馬坊百姓皆溺之

四月二日明文殿試制科白衣蒲禹卿對策其略曰
今朝廷所行皆一朝一夕之事公卿所陳者非乃子
乃孫之謀暨偷目前之安不爲身後之慮衣朱紫者
皆盜跖之輩在郡縣者悉狼虎之人奸佞滿朝貪淫

如市以斯求治是謂倒行執政皆切齒欲誅之衍以
其言有益擢爲右補闕

三月禁百姓不得帶小帽衍好私行往往宿於倡家
飲酒於樓索筆題曰王一來去恐人識之故令民間
皆帶大帽

四月流軍使王承綱於茂州衍嘗私至承綱家悅其
女有美色欲私之承綱有隙奏其出怨言故被貶女
聞綱得罪剪髮求贖其罪不從乃自縊死

五月不雨至九月林木皆枯赤地千里肥遺見王氏

開國記以肥遺爲畢鬼唐英按肥遺蛇名角上有火見則大旱非鬼也

五年三月上巳寓宴怡神亭婦女雜坐夜分而罷衍雜坐舄履交錯嘗召嘉王宗壽赴宴宗壽因持柸諫衍宜以社稷爲念少節宴飲其言慷慨激烈衍有愧色佞臣潘左迎顧在珣韓昭等奏曰嘉王從來酒悲不足乃相與諧謔戲笑衍命宮人李玉簫歌衍所撰宮詞侑宗壽酒宗壽懼禍乃盡飲之左迎曰嘉王聞玉簫歌卽飲請以玉簫賜之衍曰王必不納宗壽字

永年王建之族子

八月衍受道錄於苑中以杜光庭爲真天師崇真館大學士光庭字賓至京兆杜陵人方干見之謂曰此宗廟中寶玉大圭也舉制科不中入天台爲道士僖宗召見賜紫衣出入禁中上表乞遊成都隱青城山白雲溪卒於蜀年八十五顏貌如生世以爲尸解有文千卷餘皆本無爲之旨

九月詔置賢良方正博通經史明達吏治識洞兵機沉滯丘園五者令黃衣選人白衣舉人投策就試吏

部考較十月以韓昭爲吏部侍郎昭受賂徇私選人
詣鼓院訴之又嘲曰骨肉遵法清城侍郎親情稍聞
二州侍郎自留衙職集壁侍郎衍一日聞言召而問
之昭曰此皆太后太妃國舅之親亦臣之親衍爲之
默然

衍字化源建幼子舊名宗衍八歲封鄭王爲左奉駕
軍使元膺死建以維王宗輅類已又信王宗傑明敏
有才欲選立之衍母徐氏有寵密以金百鎰遺宰相
張格言上已許衍爲太子願相公助之格遂抗表言

衍才氣英武允堪社稷之托遂得立開崇賢府置僚
屬頗好論史賦詩卽位年十八時梁貞明五年也立
周氏爲皇后十月詔選良家女二十人備後宮十二
月拜永陵詔以來年正月有事於南郊改明年爲乾
德元年以龜躍池爲宣華池卽摩訶池

二年八月衍遂以宰相王諧判六軍諸衛事旗幟戈
甲百里不絕衍戎裝被金甲珠帽錦袖執弓挾矢百
姓望之驚相謂爲灌口祇神復以宮人二十人從至
漢州駐西湖與宮人泛舟奏樂飲宴彌月九月駐軍

西縣自西縣還至益昌泛舟遊園中舟子皆衣錦綉
衍自製水調銀漢之曲日命樂工歌之郡民何康女
殊有美色將嫁衍取之賜其夫家百緡其夫一慟而
卒

三年三月衍還成都五月宣華苑延袤十里內起重
光太清延昌會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真蓬萊丹
霞之亭土木之功窮極奢巧衍數于其中爲長夜之
飲

六月往天慈寺避暑觀明皇僖宗御容宴群臣於華

嚴閣下七夕與宮人乞巧於丹霞樓是月寢疾命子
昶監國季良召術士周仲明問知祥壽仲明曰上合
爲真王食蜀中二十年旣登九五於壽無益季良曰
可爲金縢乎曰此天數也非人力可爲季良又問子
孫壽何如曰二紀外有真人出天下一統二十六日
季良薨年六十一僞謚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廟
號高祖葬和陵有道者自號醋頭手携一燈檠所至
處卓之呼曰不使登登使倒至是人以爲應知祥好
學問性寬厚撫民以仁惠馭衆以恩接士大夫以禮

薨之日蜀人甚哀之

昶字保元知祥第三子母李氏雍順公主之媵昶於大原大成初知祥迎入蜀累遷西川衙內馬步軍都指揮使

明德九年七月知祥覆疾以昶監國望日冊爲太子知祥薨於柩前卽位加季良司徒仁罕兼中書令判六軍事遷德兼侍中六軍副使張業檢校太尉季肇兼侍中十月仁罕伏誅仁罕字德美陳留人十一月季肇以太子太傅致仕肇汝陰人二年二月尊母季

氏爲皇太后季氏長深宮主之媵嘗夢大星自天墜落其懷以告公主曰此婢有福相當生貴子乃令知府舍知祥乃館於徐延璜之第延璜卽衍之舅衍嘗幸其第悅其華麗於壁上書一字以戲之蓋蜀中以孟爲不任故也延璜以紅紗籠之祥見而笑曰疎狂霸主亦知我居此耶

四月明宗卽位十月加知祥檢校太傅兼侍中長興元年二月南郊知祥加中書令改封其妻璜華公主爲福慶長公主薨朝廷遣使來歸賻冊贈晉國雍順

長公主六月進封蜀王承制行賞諸將進秩有差九月葬長公主于星宿山四年二月命修墓禁樵採三月宴官僚於王氏宣華岡謂左右曰使衍荒於政有賢嗣之繼岌小子豈遽至此耶趙季良曰亦天時也不有所廢君何以興知祥大喜九月立三廟十一月明宗崩制服大臨五年正月白鵲集玉局化白龜遊宣華苑季良上表陳符瑞率百官勸進曰將士大夫盡節効忠於殿下正望攀鱗附翼知祥曰德薄不足以承天命以蜀王而老於孤足矣季良曰早延大統

元以慰軍民推戴心閏正月二十八日遂僭帝位其日大風晝冥以季良守司空平章事李仁宰爲衛聖諸軍馬步軍指揮使趙廷隱張乘爲左右匡聖步軍都指揮使三月追尊曾祖快爲孝元皇帝廟號太祖察爲孝景皇帝號世祖考獻爲孝武皇帝廟號顯宗遣使持書至洛稱大蜀皇帝四月受玉綉以自足其所欲衍誠能啗之以利結之以好勤勞霸政勇於爲治尚可延數十年俟真王應運納土歸命不失爲竇融而以鄙吝召禍不免面縛及拜裂土之詔欣然自

得以不失爲禪屬天未厭亂中外有變非辜殞命可哀也哉

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龍岡人爲郡衛吏以咸通十五年甲午歲四月二十一日生有火光照室隣里皆異之有僧見而拊曰此武臺山靈也弱冠補太原衛內都指揮使克用鎮太原妻以其弟克讓之女累遷衛軍使天祐五年莊宗嗣晉王位改馬步軍教練使出知嵐州召中門使莊宗與宋祖夾河頊兵知祥參謀應變事無留滯中官屢以罪請誅知祥懼禍乃薦郭

崇韜爲副而辭疾補馬步軍都虞候莊宗卽位於鄴除太原尹知留守事同光三年十二月以知祥爲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朝于名陽有師出內府幄幕珍玩館於宮中莊宗旣疑崇韜有異志戒知祥誅之知祥曰崇韜國之勲舊必無二心俟其至蜀觀之如無他志卽遣歸闕知祥知石壕中使馬圭至言往誅崇韜知祥自洛至蜀凡十七日時天成九年正月至則崇韜已被誅諸將汹汹知祥至制宣慰人心稍定初蜀人繫拂以初入爲孟入又王氏宮殿皆題匡

人孟得名姓及知祥至人以爲先兆時魏王尚駐於
梁下詔慰勞衍曰固當裂土而封必不薄人於險三
辰在上一言不欺衍捧詔欣然曰不失爲安樂公乃
率其宗屬及宰相王錯等及將佐家族上下數千人
東赴洛陽四年三月至鳳翔是時關東急蜀中未寧
莊宗令宦者迺延嗣往中路誅之四月延嗣至與晉
守張筠誅於秦州驛夷其族時年二十八母徐氏臨
行刑呼曰冤哉吾兒以國迎降反以爲戮信義俱棄
吾知爾禍必族矣建自唐光啓三年冬入蜀父子相

承凡四十年而亡天成三年衍舊臣王宗壽上表乞
改葬明宗下詔進封爲順正公以諸侯禮葬長安南
三趙村

黃松子曰衍幼無英特之質長於綺紈富貴之中及
元膺被誅次當以輅傑爲嗣而衍母專寵大臣表裏
叶謀遂得嗣立襲位之後不能委任忠賢躬決刑政
惟宮苑是務惟宴遊是好惟儉巧是近惟聲色是尚
閣官執政于外母后司晨于內張士輩以諫諍而得
罪王宗壽輩以鯁忠而見侮况不卑詞厚禮以睦隣

又不選將講武而守國唐師歷境尚謀宣淫於藩臣之家而采光葆之議其滅亡也宜哉然予觀莊宗之才非司馬文王之比崇韜繼岌庸兒繆將非鍾會郤艾之比是時天下郡國十未得五六藩鎮跋扈經略未暇雖意在伐蜀亦未有必然之計止於求金帛而已

初衍禱張惡子廟抽籤得逆天者殃四字後遂不免唐將李彥琛等圍鳳州刺史王承捷以城降衍乃令王宗儀宗勳昱儼三招討以禦之唐師至三泉諸將

皆棄城寨道還衍令斷桔津栢梁自綿谷還晉王宗弼以兵固守仍令斬宗勳等三將俄而宗弼亦棄綿谷奔白芳與三將同謀納欵於魏王十一月衍至成都宮人及百官迎謁於七里亭衍入皆要中作面統隊以趨城中知唐師已逼但掩袂泣下既而宗弼擁兵還成都遂却衍及母妻諸子遷于天啓宮收其金後總王至德陽衍報曰與將校謀歸朝廷爲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宣徽使用輅歐陽晃等異謀熒惑各已處斬謹函首以獻又邀李嚴相見以母妻爲托曰

上喪日臣先人受職坤維作藩唐室一開土宇垂四
十年屬梁蘖挺災皇綱解組不能助逆遂至從權勉
狗輿情止王三蜀建臣纂紹罔敢迫遑自保土疆以
安生聚皇帝陛下嗣唐虞之業興湯武之師廓定中
區奄征不庭梯航畢集文軌大同臣方議改圖使期
納款遽聞致討實抱驚危今則委千里封疆盡於王
土奠萬家臣妾皆沐皇恩輿輓有歸負荆請罪望回
日月之照特寬斧鉞之誅願佇德音以安反側謹表
奉歸命翌日魏王至七里亭行備亡國禮以降魏王
入居東內夷其族宗弼姓魏名洪夫弟忠武軍隨有
功賜姓名莊

天回驛太后與太妃各賦詩太后詩曰週遊靈境散
幽清千里江山斲得行所恨風光看未足却驅金翠
入龜城太妃詩曰翠驛江亭近玉京夢魂猶是在青
城比來出看江山景却被江山看出行

徐氏父名耕成都人生二女皆有國色耕教爲詩有
藻思耕家甚貧有相者謂之曰公不久當大富貴耕
因使相其二女相者曰青城山有王氣每夜徹天者

一紀矣不十年後有真人乘運此二子當作妃后君
貴由二女致也及建入城聞有姿色納於後房娣生
彭王妹生衍卽位娣爲淑妃妹爲貴妃耕爲驃騎大
將軍衍卽位封貴妃爲順聖太后淑妃爲翊聖太后
兄廷瓊弟延珪皆致位太師侍中衍旣荒於酒色而
徐娣妹亦各悖臣不能相規正至於失國皆其致也
十月衍還成都是月莊宗遣興雲宮使魏王繼岌樞
密使郭崇韜來伐中外星列衍所私秦州節度使王
承休妻嚴氏至是自統精兵入秦州以巡邊賓客在
右諫皆不聽補闕蒲禹卿上疏衍所納禹卿成都人
從衍入洛及衍被誅乃慟哭曰蜀人自此重不幸也
乃題詩於驛門而逃不知所終衍離成都日天地冥
晦兵不成列有羣鴉泊於旗竿上其鳴甚哀次梓潼
大風暴起發屋拔木知星者趙延祐言曰此貪狼風
千里外必有破國稱臣者

七月丙午衍應聖節列山棚於得賢門是日有暴風
摧之望日震應聖堂摧兩柱太常少卿楊珍上言略
曰陛下誕聖之日而山摧者非不騫不崩之義也在

於得賢門者示陛下所用不得賢也應聖堂柱震摧
者示陛下柱石非才也衍不以爲意九月衍與母同
禱青城山宮人畢從皆衣雲霞之衣衍自製甘州詞
令宮人歌之其詞哀怨聞者悽惋衍至青城至旬日
設醮祈福太妃太后謁建鑄像及丈人觀玄都觀金
華宮景山至德與各有唱和詩刻于后次至彭州湯
平化漢州學山晚看聖燈亦各賦詩曰四至水中分
島嶼數重花外見樓臺和稱善久之十月召百官宴
芳林園賞縱梔花此花青城山中進粒子種之而成

其花六出而紅青香如海棠時最重賞

十一月漢兵陷鳳翔王景崇自焚死

十三年五月初第三子玄寶卒年七歲和因此乃封

弟仁殷爲瓊王仁贇爲雅王仁裕爲彭王仁操爲嘉

王子玄詰爲秦王判六軍諸衛軍玄珏爲夔王玄寶

幼而奇異旣亂誦詩書萬言和悲悼乃下詔封遂王

贈青州大都督九月令城上芙蓉盡以幄幙遮護是

時蜀中安久賦役俱省米斗三十城中之人子弟不
識稻麥之苗以筍菜俱生於林木之上蓋未嘗出至

郊外也村落閭巷之間弦管歌誦令筵社會晝夜相接府庫之積無一絲一粒入於中原所以材幣充實城上盡種芙蓉九月間盛開望之如入錦綉昶謂左右曰自古以蜀爲錦城今日觀之真錦城也十一月左城歐陽彬卒彬字齊美衡山人博學能文昶以爲嘉州刺史喜曰青山綠水中爲二千石作詩飲酒爲風月主人豈不嘉哉

十四年春周高祖卽位改元廣順三月宴後苑放士庶入觀時俳優有唱康老子者昶問季昊等其曲所出皆不能對齊光溥曰康老而無子故置此曲十月地震摧民居者百數

六年春大選良家子以備後宮限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州縣駁然新津縣令陳及之疏諫昶嘉其言賜白金百兩然采擇不止於是後宮位號有十四品昭儀昭容華保芳保香保衣安宸安蹕安情修容修媛修嬪等秩

八年九月寧江軍節度使張公驛卒驛太原平樂人涉獵文史爲政清嚴民受其賜及卒昶哭曰嚴而不

幸慶記
猛清而不隘張公而已

十年八月諸王宮侍劉保又卒又青州人治尚書左氏性嚴急日施櫃楚於諸王乳媪密令諭之保又曰膏梁之性不撻之則佗日爲豚犬耳

八月漢州奏水西縣令范羲死其子文通居喪以孝聞有盜發羲冢羣虎逐之文通廬於墓側虎見之弭耳而去賜羊酒束帛以旌之是歲漢高祖卽位改元天福

十二年八月昶日遊宴是時蜀中百姓富庶夾江皆荆亭遊賞之處都人士女傾城遊玩珠翠綺羅名花異香馥都森列昶御龍舟觀水嬉上下十里人望之如神仙之境昶曰曲江金殿鎖千門追未及此兵部尚書王廷珪賦曰十字舞倡李艷娘有姿色召入宮賜其家錢十萬

五月地震昶問大臣曰頃年地頻震此何祥也對曰地道靜而屢動此必強臣陰謀之事願以爲慮

六月教坊部頭孫廷應王彥洪等謀逆廷應初選入教坊有尼謂曰君貴不可言至是胡王家苦竹開花

侯侍中家馬作人言銀捨營中并水湧出地又數震此叛亂之兆也構得十二人期以宴日持仗爲俳優盡殺諸將而奪其兵馬其黨趙廷規所告盡擒而誅之九月眉州刺史申貴授維州司戶責潞州誅虐聚歛諭獄吏令賊徒引富民爲黨以納其賂常指獄門曰此吾家錢穴被訴下獄責於維州至羣浦賜死民家相賀

十月地震從西地來聲如暴風急雨之狀

四年五月昶著官箴頒于郡縣曰朕念赤子肝食宵

衣托之令長撫養安綏政在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爲理留犢爲恩寬嚴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毋使瘡疾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爵賞罔不踰時爾爲戒體朕深思昶好學凡爲文皆本於理常謂李昊徐光溥曰王衍浮薄而好輕艷之辭朕不爲也

五年正月地震二月湖南遣使來聘三月宴後苑賞瑞特牡丹祥幸之遂生昶六月江原縣民張元母死負土成墳有白兔馴繞其廬群鳥銜土置於墳上賜

帛三十段

三年四月吳越遣使來聘十二月晉高祖卽位改元天福四年三月晉高祖遣使來聘叙姻親之舊其書略曰大晉皇帝奏書皇蜀皇帝伏自中原多故大慙繼興朱氏不道而皇天不親沙院背義而蒼生失望不期景運猥屬眇躬方鼎足以分疆宜隣好之講睦况有姻親之舊敢交玉帛之歡機務方殷保攝是望十月百姓譙本罵母忽然化成虎上城趙廷隱射殺之因見昶言曰虎山林之獸而人化之入於城市疑

虎旅中有不軌之士其夜張洪謀叛翌日爲其黨所告伏誅洪太原人剛勇猛厲軍中號爲張大蟲至是有虎上城被誅卽其驗也十二月昶耀兵太玄門翌日大赦改元廣政

廣政元年上巳遊大慈寺宴從官於玉溪院賦詩俳優以王衍爲戲命斬之三月民訛言後宮產蛇取人心肝食百姓驚恐踰月方止十一月地震屋柱皆搖三日而後止

二年六月地震涵涵有聲三年正月上元觀燈露臺

二月王師至興州所在不戰而下遂拔利州崇韜布
陣將戰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免胄而逃爲追騎所獲
昶大懼出金帛募兵令玄詰統之守劍門城都震恐
皆怨昭遠召禍而恨誅之不速也昭遠入城依東門
院僧爲小沙彌知祥飯僧見昭遠慧黠留給侍昶左
右累遷卷簾使通知樞密院未幾節制山南巡邊至
文州見古塚有屍如生乃大中年文州步軍都虞候
文和之墓命判官文名作文重葬之夢文和謂曰我
已爲大氣真人侍子當有兵刃之厄旣能葬我可以
免禍至是爲王師所獲至闕下太祖詰曰汝何誘昶
而結劉鈞昭遠曰臣愚無知但忠於本國耳太祖釋
之以爲領軍大將軍開平卒

二十八年正月王師陷夔節度使高彥儔自焚死彥
儔太原人是月劍門不守玄詰奔還問計於左右老
將石贇曰此軍遠來勢不能久可堅壁以老之昶沉
吟久之乃彈指難曰吾父子以豐家美食養兵四十
年無一人爲我輩向發一箭今若閉壘誰肯効命乃
遣通奏使伊審微賫表詣魏城乞降其表略曰以纂

承只知四序之推移不識三靈之改卜伏自黃帝陛下大明出震聖德居尊聲教被於遐荒慶澤流於中夏當凝旒正殿丁以小事大之儀及告類圜丘曠執贄奉琛之禮蓋屬地居遐僻路阻闕庭已慙先見之明因有後時之責今則皇威電赫聖略風馳干戈所指而無前輦鼓纔臨而自潰山河郡縣半入於提封將卒倉儲盡歸於圖籍但念臣中外骨肉二百餘人高堂有親七十非遠弱齡侍奉只在庭闈日承訓撫之景粗勤學養之道實願克終甘旨保此衰年太祖知其始有歸國之謀拜工部尚書賜宅一區其妻劉氏追感亦卒七年十二月贈右僕射事蜀十年賞貨巨萬奢侈踰度妓妾百數嘗讀王愷石崇傳笑曰窮儉乞兒也以此爲富可笑可歎

王衍及昶降表皆吳爲之蜀人鄙其所爲夜書其門曰世請降表李家

十二月太后夢青衣神言是宮中衛聖龍神乞出居于外乃召於圓覺寺廡下建堂自內引出置于寺中識者以爲不祥

二十四年十月漢川什邡井中有火龍騰空而去昶
書兆民賴之四字誤寫兆爲趙十一月民訛言國家
遷天水皆不祥也

二十五年正月以玄詰爲太子玄詰字遵聖昶長子
歸朝受泰寧節度知具州封滕國公知滑州滁州卒
于十九年弟玄珏入朝爲統軍卒

二月壁州白石縣巨蛇見長百餘丈三月王師平荆
湘昶懼將發使朝貢樞密使王詔遠固止之

二十六年四月遂州方義縣雨雹大如斗五十里內

飛鳥六畜皆死

二十七年春昶遣使齎帛書通好於太原尊劉鈞爲
天子至境上爲疆吏所獲太子怒命王賦顧彥進等
六將由鳳州路劉光乂等二將由夔州路領兵來討
遣王昭遠趙宗韜韓保正李珪率兵拒戰昶謂昭遠
曰今日之師皆卿所召勉力爲朕立功謂宰相李昊
華餞於城外昭遠酒酣攘臂言曰此行非止克敵當
領此雕面惡少數萬人取中原如反掌及執鉄如意
指揮諸將自比孔明人竊笑之

孟知祥以爲蒙陽合召入侍太子昶嗣位累遷翰林
學士爲人吝嗇好聚財求守外郡昶不欲其出令合
兼蘭州刺史乃召合曰汝至城都歲必輸錢數千緡
三掌貢舉賄厚者登高科人面訐其直無有愧色門
生輩至相見甚懽延話終日乃曰吾近鑿一井水甚
甘乃各飲一盃竟不設筵其鄙嗇如此

十七年正月赦周世宗卽位改元顯德

十九年正月大賜赦民免今年夏租以周師出境也
二十年六月周世宗歸我秦奉之俘昶遣使致書謝

署大蜀皇帝世宗不荅昶曰朕郊祀天地稱天子時
爾方鼠竊作賊何得相薄邪

十二月旌表蓬州縣孝子程崇雅門以割股進父及
泣竹林而得冬筍以療母疾

二十一年十一月天雨血

二十三年正月人日昶謁和陵正月龍見于壘關時
藝祖皇帝見龍元年也十一月宰相李昊請言曰臣
觀大宋啓運不類漢周天厭亂久矣一統天下其在
此乎若通職貢亦保安三蜀之長策也昶曰卿且去

朕徐自圖之吳字畧佐唐相紳後

四月太子太傅致仕王處回卒回字亞賢彭城人初有道士朱桃摧謁之於堦前以劔撥取花子三粒種之須臾成化三朶謂處回曰此仙人旌節花公富貴之兆處回後歷三鎮果如其言性寬厚養士家資成萬初幼時相者周玄貌見之曰此寶精也當大富故處回積鏹比內藏三之二

十五年正月下詔勸農三月以趙廷隱別墅爲崇勲園幅員十餘里臺榭亭沼窮極奢侈六月朔宴教坊

俳優作灌口神隊二龍戰鬥之象須臾天地皆暗大雨雹明日灌口奏岷山大漲其夕大水漂城壞延秋門深溺數千家摧司天監太廟令宰相范仁恕禱青羊觀又遣使往灌州下詔罪十一月地震十二月天雨毛

黃松子曰知祥以戚里之親領三蜀之寄館留宮中召宴卧內其恩可謂隆矣及明宗卽位重誨專政治構欵式遂變誠節擅誅李嚴專畜季良遂結董璋攻遂聞其拔扈之心著矣議者以王孟僭竊其惡均一

予以建之不臣猶有可恕當恕之於前矣知祥始末
陳於後唐托葭莩之援階將才之貴故當勤王戮力
爲國藩輔而乃倜然自命不復顧忌迹其素心真亂
臣賊子也昶孜孜求治與民休戚雖刑法猶後向不
至酷虐人頗安之然不失天時用庸臣之謀結并門
之援此至極迷者之所不爲而昶爲之固以誅之無
赦及王師弔伐能翻手歸命生享大國之封死有真
王之贈子孫俱享厚祿太祖皇帝直恩於虜哉

五代新說

徐炫

余咸亨之始著作東觀以三餘之暇閱五代之書
後與好事者談或以叙存錄目余搦管隨記疏之
因而詮次遂加題目名曰五代新說三十篇分爲
兩卷

帝王

符命

忠節

孝道

友愛

義烈

諫爭

誠感

儒學

詞林

著述

博綜

敏對

武畧

膽勇

識量

方雅

簡素

廉讓

周給

止足

惠政

道義

伎藝

任誕

嘲謔

叙異

隱逸

歎逝

烈少

梁高祖武皇帝

姓蕭諱衍字叔達

初為雍州刺史舉義兵齊

東昏侯立和帝封梁王受齊禪魏叛臣侯景來降以

為河南王領壽陽景與弟猶子臨賀王正德及圍臺

城城陷孫永安侯入見帝帝曰可一戰否曰不可嘆

曰得既自我失亦在命不豫子孫夫復何恨景幽帝

於宴居殿絕膳而崩立太子為簡文帝

諱納字景幽世縛

五代新書 八
帝於永福省少帝引筆自叙曰有梁王蘭陵蕭綱立
身行已終始若一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數至於此命
也何如作五言詩曰天道何茫昧方途那可相鳳飛
逢鳥弋龍行會魚網又曰寶劍還藏獄神龍逐陸居
有意聊思勿無情堪著書景燕帝帝知不免因大酣
醉後以土囊加之而崩景立豫章王棟爲太子俄而
篡位湘東王命太守王僧辨司空陳霸先擊景破之
誅景卽位爲元皇帝都郝州魏軍圍城帝登城樓觀
戰爲詩曰落星依遠戍斜月半平林徵兵資琰玉壘

波亂撥金單醪投百米芳餌下千尋從軍所以樂梁
王有赤心俄而城陷被殺將奔爲詩曰長夜無歲月
安知秋與春原陵五杏樹空得動耕人又曰南風且
絕唱西陵最可悲今日還嵩里終非封禪時太尉與
司空定議以帝第九子承制迎還京師爲皇太子太
尉與北齊通好司空懼其有變襲殺之太子是爲敬
帝諱方智小帝卽位封司空爲陳王陳王受禪以弟
爲江陰王

陳高祖武皇帝

姓陳諱
霸先

卽位三年崩兄子臨川王嗣

位是為文帝

諱舊字子華

七年崩是為廢帝

諱紹宗

二年廢

文帝弟安成王立是為先帝

諱瓚

十四年崩太子立是

為後主

諱叔寶

六年隋滅陳以後主販封長城王後主

惑於張貴妃常居內游宴不關政事故隋師至而莫

禦濟江陵詩曰故鄉一水隔風烟兩岸通望極青波

裏思盡白雲中

北齊高祖神武皇帝

姓高諱歡字賀六渾渤海人

歸魏拜晉州刺

史進渤海王位相國崩贈齊王謚獻武嫡子嗣位是

為文襄帝文襄帝立追尊高祖為神武皇帝文襄王

諱澄字子惠

嗣位進位相國齊王將受禪為食奴蘭荆因

進毒食次崩謚文襄太原公嗣位是為文宣文宣進

位追尊曰文襄皇帝顯祖皇帝

諱洋字子進

嗣位相國齊

王受魏禪十年崩太子立是為廢帝

諱殷字正道

即位叔

父常山王廢帝自立是為昭帝

諱演字延安

一年崩徵弟

長廣王立是為武成帝

諱湛

四年傳位太子自稱太上

皇帝崩太子立是為後主

諱緯字仁綱

十二年周滅齊以

後主歸長安封溫公為詩曰龍樓絕行迹鳳闕永無

因獨知明夜月遙想鄴城人

周太祖文皇帝 姓宇文諱泰字黑獺 魏進位太師崩謚曰文公

嫡子嗣位是為閔帝後追尊為文帝閔帝 諱覓字陀羅尼 嗣

位大冢宰封周尋受魏禪依周制攝天王先帝猶子

為冢宰 名護即晉陽公 執政以帝受禪至是廢帝立帝兄寧

都公為天王是為明帝 諱毓萬字法突 三年冢宰酖帝崩立

帝弟魯公是為武帝 諱邕字妙羅突 誅冢宰十八年崩太子

立是為皇帝 諱贊字乾伯 稱天元皇帝二年崩太子立是

為靜帝 諱行 以清公輔政進為清王二年禪位隋王

隋高祖文皇帝 姓楊名堅本姓普六茹氏 受周禪二十四年崩太

祖立是為煬帝 諱廣小字阿摩 十二年幸江都字文化及弒

帝於溫室大唐平江南謚曰煬

梁武帝兩髀駢骨項上隆起右手有文曰武帝所居

之室常有雲氣人或遇者體輒肅然梁元帝背有黑

子相者曰此大貴之兆也

梁武帝張太后忽見庭前菖蒲花左右無見者取吞

之而孕焉

齊神武少時夢履衆星而行曾與同志數人獵於迥

澤澤中茅屋有犬出噬殺鷹帝射犬有三人出將辱

帝有老母兩目盲匍匐而出曰何敢與大家爭三子乃止母言善相聞相諸人皆云卿相而已至帝曰貴不可道去數百步還顧無所見齊文宣帝鱗身重蹠曾見天開晉陽有沙門乍愚乍智呼爲阿秃師帝與諸童兒見之歷問祿位至帝無言而指天

周文帝母王氏孕夢抱子升天纔上至天而墜故帝未受禪而崩背有黑子宛轉若龍覆之形手垂過膝面有紫光陳武帝初夢天開數丈有四朱衣人捧日令上吞之及覺腹中猶熱

隋文帝生於馮翊般若寺有尼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以俗間處之乃自撫養皇妣曾見帝頭生角身有鱗起駭而墮地尼自外至曰已驚我兒帝額有五珪入項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

梁太子在率更徐公摛侍太子侯景入永福省衆皆奔散摛疑然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得如此景乃下拜梁吳興太守張公乘侯景使人說之乃斬之連擊景景益兵攻城城陷戎服坐廳事臨之以刃終不爲屈而死

梁沈中丞俊見侯景景怒橫刃於膝瞋目叱之俊正色謂景曰舉兵向闕赦過結盟血未乾而又翻背死生有命豈畏逆臣之刀乎不顧而去景後竟殺之北齊東雍州刺史傅公復周武帝破齊遣其子招慰之答曰此兒爲臣不忠爲子不孝願斬之號令天下及至高河郡公問至尊所在曰已被執入周公乃大哭入廳事前北面哀號然後出降周帝執其手曰朕平齊惟見公一人

梁袁光祿昂母憂將柩過江而遇風駭乃縛衣着柩

誓同沉溺餘舟皆沉唯獨獲全

梁孔金紫體源至

孝每見父手所寫必哀慟流涕

梁劉洗馬芭七歲

時見諸州卽泣母以其畏懼怒之答曰兒早孤不及

識父聞諸州相似以故中悲因而歔歔母亦悲慟

梁陶黃門季直五歲喪母母在時染衣於外後贖歸

抱之號泣聞者酸感

北齊趙郡公高獻生三旬而失父及數歲讀孝經至

資於事父則流泣及喪母舉聲則絕遂長齋骨立

周幽公文廣患疾經年母李氏亦以成疾而歿公居

喪委憊而終時爲誅母爲子殂子爲母死孝慈之道極於一門

北齊李中散岳弟庶爲臨漳令以訟魏吏不平文宣帝怒杖之三百死臨漳獄中中散痛之終身不經臨漳居弟喪不許婢入室而令妻伴弟妻袁氏

北齊王侍中琳敗於壽春爲陳所殺故吏倉曹朱湯與陳徐僕射書曰庶孤墳旣築或非負王之燕也碑式樹時留墮淚之人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夫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客徐義之領琳首葬之於八

公山側

北齊王侍中統特宴文宣帝飲酒曰快哉大樂侍中曰亦有大苦帝云何曰長夜荒飲亡國滅身所謂大苦帝默然

隋大將軍賀公若弼會突厥來賜射一發中的文帝曰非弼無能當之命公公拜而祝曰若赤心奉國當一發破之如其不然發不中也一發破的帝大悅曰此天賜我也

陳博士長議論議溫雅後主於東宮造玉柄塵尾初

成曰雖多士如林堪捉者獨長議耳便以授之令講老莊文於鍾山開善寺命講索塵尾塵尾未至勅取松枝以屬議曰可代塵尾卽後之一故事耳

隋二劉生

大劉名焯河間人小劉名炫信都人

結盟爲友好學不倦雖

衣食不繼澹如也著五經義疏諸論古今滯義前賢不通者大劉生皆明之時人伏其精博小劉亦亞之故稱二劉

陳徐僕射陵文變舊體多有新意九錫尤美爲一代

文宗初使於齊齊人留之致書楊僕射情曰晨看旅

雁心起江淮昏望牽牛情馳楊越朝千悲而掩泣夜

萬緒而回腸何必走趙魏之黃塵加幽并之白骨遂

使東平拱樹長懷向漢之悲西路孤墳恒表鄉思之

夢僕射言而得還

隋國子房博士時遠煬帝曾問天子有女樂否朝臣不對遠乃進曰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此卽王者房中樂著於雅頌帝悅

梁王丹陽昕侍宴高祖問曰朕有無答曰陛下應萬物爲有體至理爲無上稱善

五代新詠 九
梁柳吳興惲少時高祖問讀何書答曰尚書又問有
何美句應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高祖稱善詔尚公
主

周韓大將軍梁有勇畧破稽胡胡憚其勁捷號爲著
翅人太祖曰著翅之名寧滅飛將

周蔡少保祐與齊轉戰齊人有厚衣長刀者直進其
十步一發殪之後有戰被明光甲所向無敵齊人謂
之鐵虎

隋右屯衛麥將軍鐵杖初在陳以驍勇聞日行五百
里走及奔馬以爲盜被俘爲官戶配執傘每罷朝往
南隨州行劫明旦及牙陣帝知而不罪入隋屢有軍
功及征遼謂醫人曰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葉
炙頰爪蒂歎鼻療黃不差死兒女子手乎遂死於遼
東

北齊將軍彭樂從神武帝與周文帝戰於沙苑入架
被刺腸出不盡截去復戰

隋折衝郎將沈光初仕陳入隋驍捷絕倫禪定寺階
竿高十丈適懸絕斷非力所及光口銜繩拍竿而上

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又透空而下以掌摳地倒
行十數步觀者驚駭征遼東上衝梯十五丈城上競
繫之而墜未及地得過垂絙接而復上者數四帝召
下大悅卽爲折衝都尉

梁左率侃有客失火燒十餘物並金寶聞之初不挂
意客懼走追而慰之

北齊蘭陵王長恭朝退而出僕從盡散惟有一人與
之獨還無所質問

梁昭明太子統性愛山水游園汎舟數請奏女樂久
而不答徐而咏大中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
慙而止

梁徐僕射勉曾有乘夜求官正免曰今夕正好談風
月不宜及公事也

梁江會稽革代還唯乘一舸偏歎不得安卧或曰舸
偏濟險宜以重物均之旣無物及於西陵岸取石十
餘段以實之

隋房司隸彥謙清介曾謂其子曰人人皆以祿富我
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

梁吏部郎奉幼時祖母集諸孫散棗栗於牀上皆爭之而獨不取問之答曰不敢自取當待賜中表異之周綏德陸公通祿散之親故家無餘財常曰凡人患貧而不貴不患貴而貧也

梁陶黃門季直嘆曰仕至三千石始願畢矣無爲久預人間事病歸

陳孔晉陵英單舸臨郡俸祿恤孤郡中大悅號曰神君

隋齊周趙別駕軌代還父老泣曰公清若水請酌一

杯奉餞受而飲之

北齊陸法和初隱於江陵及侯景反將任約攻江陵梁元帝時鎮江陵令兵隨法和拒之至赤沙湖法和介冑泐流而下乃曰彼龍正睡吾軍之龍甚躍卽命攻之約大敗逃竄不知其處法和曰吾先于此洲建一剎雖名爲剎其實賊標當往取之約果抱剎仰頭出鼻就而擒之

侯景旣破蜀賊當至俄而武陵王起兵於襄陽城北大樹下掘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出入不能

五竹齋詩
十二
已數百年不逢我者豈見天日後文帝疑其爲人遂
還京白堊塗門著麤布衣大繩束腰危坐終日天保
中歸國死後屋壁破落其下有書曰十年天子爲尚
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遍代坐又曰一母生
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謂婁太后生文宣帝昭帝武
陵帝文宣十年其子廢帝百日昭帝一年武陵傳位
後主共五年焉

隋安平公文愷遷東西兩都皆云經始以煬帝北巡
欲誇戎狄作觀風殿殿上容侍衛數百人離合爲之
施輪軸推移忽若神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煬帝大
悅

梁曹江州景宗乘車按部謂左右曰我昔在鄉里騎
馬快如龍拓弓劈歷聲箭如餓鴟呼平澤逐鹿耳後
生風鼻頭出火不知老之將至今來作貴人閉置車
中如三日新婦悒悒使人無氣

梁陶隱居弘景少時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
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天見白日不覺爲遠遂居句
容之句曲山云是第八洞天名金陵華陽之天自號

華陽隱居性愛松風每聞其響欣然爲樂先隱居母
夢青龍自懷而出并見兩天人執香爐詣之已而娠
生隱居遂貞隱與齊宜都王善王被誅夢來告別因
訪幽中事遂著夢記

陳徐僕射陵母臧氏夢五色雲化作鳳集在肩已而
誕之寶誌師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及長才學過
人目有青睛時人以爲聰明之相

沈麟士幼俊敏七歲聽叔父岳言玄賓散言無所遺
岳拊其背曰斯文不墜其在爾乎張永爲吳興守請
麟士入郡沈聞郡後有佳山水乃往停數月

三楚新錄

宋 周羽冲

馬氏諱殷上蔡人也自云伏波之後唐末罹亂所在
 豪俠競起時殷方處卒伍隨渠帥何氏南侵長沙據
 之殷戰頻有功何乃擢為裨將命為邵州刺史殷寬
 厚大度得士死力何氏卒諸將在外者皆擁兵歸以
 爭其位唯殷素服發喪識者謂之知禮未幾衆軍各
 殺其帥使人迎殷為主初衆軍之迎殷也值夜殷甚
 疑懼欲拒不行將曉忽覩一人黑色而貌甚偉執大

棒鞠躬趨報曰軍國內外平安俄而不見由是殷以爲嘉兆心始安乃謂所親曰此行未必不爲福及至衆果奉之殷立使人間道上表禧宗在蜀甚悅據其表遣使朱書御札許自開國立臺置卿相分天子之半仗焉楊行密據有淮南聞其建國遣舟師數萬伐之比至城下殷登樓指麾一鼓破之伏屍流血湘水爲赤自是四方懾伏無敢侵之嶺外廖光圖自韶陽叛舉族來奔部曲隨至者數千人殷以其豪而衆多將拒不納或諫曰廖者料也馬得料必肥是家國強

霸之兆何爲拒之遂待以禮因命光圖爲永州刺史光圖具陳南越可取狀言甚激切殷亦將開拓疆土聞其陳甚善因使部將李勳將數萬衆擊南越未數月拔桂管十八城劉襲懼而乞盟勳卽李老虎勇壯絕倫每一食肉十數斤割大臠而啖之人號曰李老虎先是桂管兒童每聚戲呼曰大蟲來號呼而走及勳拔桂管論者以爲應莊宗反正下詔徵諸侯入覲武穆以年老不行命長子希範入朝希範多辯善應對及至莊宗謂曰朕聞卿部內有洞庭湖其波無際

有之乎對曰有之陛下一旦南巡狩則此湖不足以
飲馬耳莊宗大悅旣而曰比聞馬氏之國必爲高郁
所圖今有子如此高郁何能可得耶高郁殷之謀臣
也莊宗將去其爪牙故以是言聞之而希範不察及
歸果使人構其罪郁竟棄市識者知其不克霸焉初
希範入覲途經淮上時桑維翰旅遊楚泗間知其來
遽謁之曰僕聞楚之爲國挾天子而令諸侯其勢不
可謂之卑也加以利盡南海而公室大富足下之來
非傾府庫之半則不足以供芻粟之費今僕貧者敢

以萬金爲請惟足下濟之希範輕薄公子覩維翰形
短而腰長語虜而且醜不覺絕倒而笑旣而贈與數
百縑維翰大怒拂衣而去及殷薨希範立時維翰已
爲宰相奏削去半仗止稱天策上將軍楚王而已其
卿相臺閣皆罷之然希範性剛愎好以誇大爲事雖
去半仗而軍國制度皆擬乘輿乃大興土功建天策
府中構九龍殿以沉香爲八龍各長百尺抱柱相向
作趨捧勢而已坐其間自謂一龍也凌晨將坐先使
人焚香於龍腹中烟氣鬱然而出若口吐焉近古以

來諸侯王奢僭未有如此之盛也處士戴偃賢而有才嫉其過度自稱元黃子作漁父詩百篇諷之希範聞而不悅遂禁錮士庶無與之交偃竟餓歿下將丁思覲雄傑之士以希範器度不廣乃上書曰今四海分裂中原之地纔十數州而大王克紹先業爲諸侯之長未聞折一馬箠爲天子計愚臣所以爲耻也惟大王思之希範覽而怒削思覲官希範淫而無禮先王妾媵無不烝通又使尼潛搜士庶家女有容色者強娶之前後數百猶有不足之色曰吾聞軒轅御

五百女以昇天吾其庶幾乎未幾歿識者笑之先是高郁數見形將歿又晝見時謂冥報焉異母弟希萼爲永州刺史聞其歿自以當立具舟楫以歸及至長沙衆且立嫡弟希廣矣遽命希萼爲鼎州刺史初牙將張萬敵建議以希萼居長立之則順而記室李臯爭之曰吾聞立嗣以嫡希萼乃婢妾所生安可立乎萬敵退而歎曰惜哉李公禍自此始未幾希萼果自鼎州舉兵叛將襲長沙希廣聞之命將許可瓊拒之可瓊倒戈以降希廣計無所出然素好釋氏乃披緇

服召僧念佛以禳北城陷不輟其愚昧皆此類也尋
爲希萼縊之且命捕李臯有擒至者希萼責之曰吾
雖生於庶孽然託體先君汝何見毀而不吾立邪臯
無以對命壯士斃而殺之旣而希萼淫於酒色多爲
不道小門使謝延澤有美貌希萼幸之引入內閣與
妻妾間坐而飲爲衆所惡其弟希崇乘釁作亂擒希
萼囚於衡陽旣而悔焉遽命舟楫追之約於長沙南
五十里昭澤沉之路經衡山縣豪族廖光圖子仁勇
聞其來與叔凝議曰希萼長而被廢今又見追此必

不免吾屬受先王恩不能爲之除禍亂安社稷豈所
謂居水上乎乃率數百人劫而立之號衡山王以衡
山縣爲府且使人募兵數日衆及一萬郡縣多起兵
應之希崇懼求救於吳吳命邊鎬將兵來救其實伐
也初童謡云鞭打馬馬急走鎬至希崇知其謀又將
拒焉或以童謡爲諫希崇不得已遂降及希萼見鎬
且請之吳於是鎬以禮遣希萼及希崇舉族而行先
是吳欲加兵於楚以鎬多藝使詐爲僧以遊長沙弄
鉞行乞未幾亡去故吳以爲將而鎬非將才每出師

皆載佛而行祝以請福由是三軍解體及王逵兵至
竟宵遁焉初馬氏之強聞海內諸院公子長幼八百
餘人皆以侈靡爲務識者多非之公子之徒聞而且
怒時有國師張氏給之曰彼所見非者恐祚之不永
也以君昆仲之衆使更而王亦有八百年之家國何
憂何懼乎時郊外有鄧翁者聞而歎曰文武之道未
嘗介意而更納虛誕之說以自安吾見其死於溝壑
有日矣及邊鎬師至果驗星散寒餒而卒者過半焉
周氏諱行逢武陵人也世業農嘗犯法顯德中馬氏

荒亂吳命邊鎬將兵伐之盡有湘中之地時鎬雖尅
勝然不能安撫民多怨叛武陵酋豪王逵劉咬牙等
十數人乘時舉兵襲之數日而有八千之衆行逢與
焉部衆兼行遇夜奄至城下鼓譟斬門而入時鎬軍
驟勝士卒解甲不復防禦又昏黑之際忽聞兵入倉
卒驚駭計無所出皆束手就戮遲明死者十有八九
鎬以單騎遁走於是逵據其境土表於朝廷天子嘉
之就除湖南節度兼中書令逵素雄豪得志之後不
拘小禮車服制度擬於王者先是吳有術士言南楚

之分氣色甚盛將有王氏起焉僞主聞而憂之且問
曰今之節將處南楚者誰爲王姓或對曰有永州刺
史王溫耳僞主疑之遣使拜溫征南將軍賜以印綬
巾帶密於市中置毒使至溫拜命著巾俄頃腦裂而
歿未幾達舉兵襲長沙據之卽其應也時行逢已爲
麾下將衆頗伏其才畧達因命爲副貳行逢雖受命
然終以達非君長才密謀圖之未幾達領兵侵南越
留行逢知留後事行逢因謂所親曰王公必不返然
後事付吾者所謂以雲雨資蛟龍也及達至桂楊

果爲越兵所破僅以身免竟歿於路行逢果代其位
時軍吏多武陵人咸有戀土之心或說行逢曰富貴
不還鄉如衣錦夜行公起於徒而爲列侯可謂富且
貴矣然無西還意使鄉人父老何以瞻望風采邪行
逢感悟卽日命駕歸武陵以武陵爲西府使人迎其
妻潘潘貌素陋然性剛烈雖行逢已爲侯王待之蔑
如也先是所待皆勸之使詣行逢對曰人心自非聖
賢必多變動以吾老醜雖往公豈以曩時心相向哉
我有歿而已聞者未以爲然及使至果不從命惟躬

率婢僕以耕織自給賦稅亦及時輸納未嘗逋懸行
逢止之而不從曰賦稅官物也豈以已爲主而自免
之哉行逢聞而有漸色時兵革之後郡邑官吏以聚
歛爲務行逢患之潛使人察其姓名一旦除去管內
稍清至於建官設職亦皆慎選有女婿乞補吏行逢
曰吏所以理民也觀汝不堪其事吾當爲汝置鞦韆
數具汝能用之鉏種以養老幼亦是美事何祿之求
竟不補焉時一方翕然號爲上然多猜忌好發人
陰事故麾下恐其不免多有謀叛而行逢亦能預爲

之備往往未發而誅於是公府凜然入者若履冰雪
先是前進士何景山爲王逵記室每輕行逢二逢得
志命景山爲益陽令未幾因事縛而投之江曰汝嘗
佐王逵今王逵歿且爲我告龍王其殘忍皆此類也
故天策學士徐仲雅有清才然性好三稽國破之後
傷於凍餒行逢素聞其名且以窮困謂必能改節因
召爲節度判官初王逵之起兵也欲其得衆苟能應
募四自置司空太保以誘之自是武陵村落塵市豪橫
之輩稱司空太保者無筭及仲雅至行逢問曰自吾

遷鎮西土控雄盛之地四境懼之乎仲雅對曰公管
內滿天太保滿地司空何不懼之行逢不悅未幾大
宴僚吏仲雅在座行逢夷音每呼字多誤仲雅戲曰
不於五月五月剪却舌頭使語音乖錯如此行逢大
怒然仲雅嘗歷事馬氏諸王民信之矣故不敢加誅
後仲雅竟以忤旨去職因退居山寺暇日咏櫻樹曰
葉似新蒲綠身如亂錦纏任君千度剝意氣自衝天
蓋怒行逢而發也有鄧洵美連郡人也登進士第將
歸連上行逢署館驛巡官洵美背偃時謂之鄧馱爲

性迂僻類其形衆不悅之雖處幕府僚而食貧不暇
及同年王溥爲相聞洵美不得志乃爲詩曰綵衣我
已登黃閣白社君猶困故廬自是行逢稍優給之未
幾給事中李昉至昉亦洵美同年也相見話舊不覺
號慟久而忤行逢貶爲易俗場官須臾使人詐爲山
賊突入公署殺之聞者無不痛惜後李昉再奉命祠
南嶽知洵美墳在近爲詩吊之曰今日向君墳畔過
不勝懷抱暗酸辛李觀象爲節度使以行逢嚴酷恐
及禍乃寢紙帳臥紙被行逢信用之凡軍府事無輕

重皆取決焉而觀象性多嫉忌好蔽人之好零陵儒士蔣密能吟咏頗得風騷之旨嘗題桑云綺羅因片葉桃李謾同時爲作者所許觀象聞之佯驚曰此僕詩何蔣密之能爲士林鄙之及行逢疾病命子保權尊師之且謂保權曰麾下將校兇狼難制者除之已盡惟衡州張文表耳吾歿之後此人必叛萬一不可敵當舉族北歸無使骨肉落虎狼之口言訖而逝數月文表果叛舉舟師順流而下以襲長沙時行軍司馬廖簡知留後事方與軍吏聚會有報文表至簡素

輕殊不介意謂軍吏曰黃口小兒到而擒之何憂乎伐鼓飲酒如初是晚文表入城麾軍直至會所簡已醉不能發弓矢惟按膝作氣而已文表親以戈戮之座間遇害者數十人時保權年方十三英爽有膽氣聞叛嘆曰先君可謂知人矣僕雖無能安可使軍國落此賊手乎據命部將楊師璠率萬餘衆討之及師璠將行親出餞送泣對三軍曰先君薨背墳土未乾而兇賊悖逆實保權不孝所致安敢勞於諸君幸以先君之故無忘戮力苟滅此賊於地下足矣各希勉

之吐氣發言義形於色三軍無不感激然保權猶慮其敗且馳表乞師未逾旬師璠大破文表於亭津梟其首餘黨皆戮初文表將叛猶豫未定有從者夜夢文表領上出一龍文表大喜曰此天命也於是舉兵及敗論者以龍神物也而出於領是禍將作神去焉保權以文表已滅命使止師而王師已破江陵逼境矣保權懼召李觀象議之觀象曰夫請師以討文表也今文表已破而師不還豈非朝廷將有事南地乎我國所恃者江陵之在北境耳今江陵已束手不能

自救欲與相拒所謂魚入沸鼎而更鼓腮掉尾其可免乎惟公善自圖之無失子孫萬世利也保權不得已乃出郊迎且請入覲天子聞而悅命以禮遣既至宗族封拜有差初行逢以淫祀爲患管内祠廟非前代有功及民者皆毀折一時有識之士忻然以爲明斷及來年酷信釋氏每歲設大會齋者四破耗國用仍度僧建寺所在不輟因暇復召羣僧於府中講唱而巴自執爐焚香以聽凡披緇之士雖三尺童子皆捨地伏拜之雖梁武篤好朱之加也故君子知其不

三楚新錄
克永世矣

高氏諱季興字貽孫峽州峽石人也東魏司徒昂之後幼好武而有膽氣乾符末所在寇賊競起時梁祖爲帥專征潛有跋扈之志思得義勇者與之同力季興潛察之乃謁梁祖於郊祖見之悅拔爲制勝軍使累從征討以功授宋州圍練使未幾移授荆南兵馬留後及禪代正拜江陵尹兼管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季興以江陵古之重地又當天下多事有割據之志乃大興力役重築城壘執畚者十數萬人皆將校賓

友負土助焉郭外五十里墳冢皆令發掘取磚以甃之及土工畢陰條之夜皆聞鬼哭鬼火數起累月方定論者以爲幽鬼不安故也時諸侯爭霸急於用人進士梁震登第後薄遊江陵季興請爲掌書記震性抗直臨事敢言時莊宗反正下詔徵諸侯王入覲季興奉詔將行震諫曰朝廷自反正後有吞併諸侯心我繕甲自守猶恐不保况敢拋棄軍國千里入覲哉今之諸侯爲梁朝舊人者惟公耳安知朝廷不以讐敵相待耶幸望圖之無使懷王之患復見於今日也

三楚新錄
季興曰吾已決矣多言奚爲及至莊宗果欲留之及歸值夜將吏出迎郊外季興握震手曰不聽君言幾葬虎口初季興方對莊宗謂之曰今天下負固不服者惟吳蜀耳朕欲先有事於蜀而蜀地險阻尤難江南纔隔荆南一水朕欲先之卿以爲何如季興對曰臣聞蜀國地富民饒獲之可建大利江有國貧地狹民少得之恐無益臣願陛下釋吳先蜀時莊宗欲伐蜀及聞季興之言大悅未踰年間莊宗伐蜀季興私自喜曰此吾以計給之彼乃信而用耳未幾遣

使冊季興爲南平王季興謂震曰此恐吾與蜀連衡故也及蜀破書至季興方食落筯而嘆曰此吾失計也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梁震曰大王勿憂今蜀雖破未必爲福未幾莊宗宴駕果再亂一如震言初季興嘗從梁祖出征引軍旦發至逆旅未曉有一嫗秉燭開門而迎其禮甚謹季興頗疑而問之嫗對曰妾適夢神人推門呼曰宜速起有王者來及起開門而君子至豈非所謂王者邪所以不敢褻慢耳季興大悅洎季興卒從誨立震獨不悅謂所親曰先王平

生與吾相見弟兄之不若也今日安能屈節北面復事其子邪遂求解職退處郊外灌園鬻蔬爲業稱處士每以事召至府則倒跨黃牛直造廳事前呼從誨不以官閥止稱郎君而已從誨以其先王舊人不忍殺之有李載仁者唐之後也避亂於江陵季興署觀察推官載仁自負文學常爲季興見知每從容接待不爲少禮然爲性迂緩一旦將赴從誨名方上馬無何部曲相毆載仁怒命急於厨中取飯并猪肉令相毆者對食之仍戒曰如敢再犯必當於猪肉中加之

以酥聞者無不笑之及從誨嗣立有孫光憲者本成都人也旅遊江陵方圖進取從誨辟爲掌書記自是賤奏書檄皆出其右載仁充位而已由是載仁遂與光憲有隙光憲猶能避之故論者多光憲光憲每患兵戈之際書籍不備遇發使諸道未嘗不厚與金帛購求焉於是三年間收書及數萬卷然自負文學常怏怏不得志又常慕史氏之作自恨諸侯幕府不足展其才力每謂交親曰安知獲麟之筆反爲倚馬之用因吟劉禹錫詩曰一生不得文章力百口空爲飽

煖家有梁延嗣者景陵人唐天成中將兵守復州監利季興之入覲也莊宗欲殺之旣而逃歸益懷怨憤遂以兵收取復之監利玉沙二縣延嗣兵敗爲季興所獲至從誨旣立擢爲大校遂承制授歸州刺史未幾又遷復州團練使仍掌親軍延嗣諱健兒士卒之語每聚談有犯者往往交遊變爲仇讐光憲與延嗣年甲相亞居嘗自謂筋力不衰一日赴毬場上馬左右扶持者甚衆延嗣且在後笑曰孰謂大卿年老而彌壯觀其上馬輕捷良由扶持者爾光憲乃回顧曰

非因衆扶蓋是老健延嗣不勝怒論者少之有王惠範者平江軍節度保義之子美風儀好讀書初保義之奔荆南也季興以爲行軍司馬未幾生惠範及長以門蔭爲文學累遷觀察推官從誨立以女妻之欲使自幕府事掌內外軍政惠範爲人閒談不羈聞之不悅入告從誨辭之自是以從誨爲不知已至軍國之事皆不參預但以金帛購求古書圖畫日以披翫爲志焉建隆三年武安軍節度周行逢薨子保權立衡州刺史張文表不服舉兵反保權告急朝廷乞師

三才新錄
爲援朝廷遣宣徽使李處耘領兵萬餘救之李以路由江陵慮繼冲不測遣使諭之曰比者王師救應東道之主誠在足下然利在急速故不淹留但假一鄉道使於城外經過幸矣繼冲將許之猶豫未決有大校李景威者素勇悍越次白繼冲曰兵尚權變城外之說實不可信以臣觀之彼實欲乘釁伐我耳況今精兵數萬訓練備矣景威雖不才願盡以相付不顧命爲大王拒之繼冲曰事未可知爾勿憂也及王師至果如景威之言繼冲大懼不得已乃出郊迎旦詣

李公乞上表入朝李公以聞天子大悅遣使就除繼冲徐州節度使便道赴任蓋孫光憲之謀也景威以不用已謀扼喉而歿繼冲傷之先是荆南尚使羸器皆高其足而公私競置用之謂之高足碗至大軍一臨舉族東遷高足之識一朝應之蓋由天命信矣哉

江南野錄

宋 龍衮

先主名聲字正倫朱梁統制天下楊行密專据湖南
 大將徐溫出師濠上見先主携歸為已子遂用已姓
 吳主委正先主遷左僕射遂受吳禪奉吳主為讓皇
 義父溫為武王改元昇文復姓李氏

世宗即位遣孫忌奉表稱藩既而背約世宗問忌江
 南虛實忌曰本國雖小甲兵尚三十萬未易可啗世
 宗曰江南不見十數郡何可期也忌曰精兵雖止十

龍衮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餘萬然長江一條飛湍千里可敵十萬之師國老宋齊丘乃王猛謝安之徒可敵十萬後主名顯字重光周世宗恕不割淮南地將征建康見白氣貫空使覘之乃後主與衆獵焉歎曰彼有人焉未可曷也乾德二年始與鐵錢以當銅錢十之一是歲納國初先主之世均量民田以奠科賦家出一卒號爲義師又於客戶三丁抽一謂之團軍至嗣主許諸郡民競渡每端午較其殿最勝者加以銀盃謂之打標至是盡蒐爲卒號凌波軍又率民間傭奴子婿謂之義勇軍又

募豪民自被緡製軍器招集無賴輩謂之自在軍王師圍急乃招百姓老弱外能被執者謂之排門軍

初後主違旨拒命嘗曰他日王師見討孤當躬擐戎服背城一戰如其不獲聚室自焚太祖曰此措大兒語耳徒有其口必死其志果然

孫忌鄙延巳謂人曰玉卮象甌盛穢鷄樹鳳池棲集梟翟遂罷相

嗣主如南都旣數日詰旦殿庭忽見殘獍一脚視之乃獸食之餘詢宿衛莫知所以使往詢陳陶陶曰昨

江門野金 二
暮乃狼星直日故爾嗣主嘆曰真鴻儒矣

世宗怒江南失約召晟責之乃置晟于樓車

李後主酷信浮屠有僧與后頂僧伽帽衣袈裟誦佛書拜跪頓顙至爲癩贅親爲桑門削作厠簡子試之腮頰少有澁滯者再爲治之其手不叔學佛握印而行僧犯姦有司具牘還俗後主令禮佛三百拜免刑王師剋池州令僧俗兵士念救苦觀世音菩薩

韓熙載初知貢舉人皆以爲巨題熙載是夕自賦五首旦視諸生皆有可觀及著格言五十餘篇時輩罕及誘掖後進號韓夫子性好譴浪有投贄荒惡者使妓炷艾燻之俟來嗅曰子之卷軸何多艾氣也

陳彭年大中祥符中同知貢舉省試榜出有甥不預選怒入其第會彭年未來於几上得黃勅乃題其背曰彭年頭惱太東烘眼似朱砂髮似蓬紕繆幸叨三字內荒唐仍在四人中取他權勢欺明主落却親情賣至公千百孤寒齊下淚斯言無路達堯聰彭年怒抱其勅入奏章聖見而不悅然釋其罪



